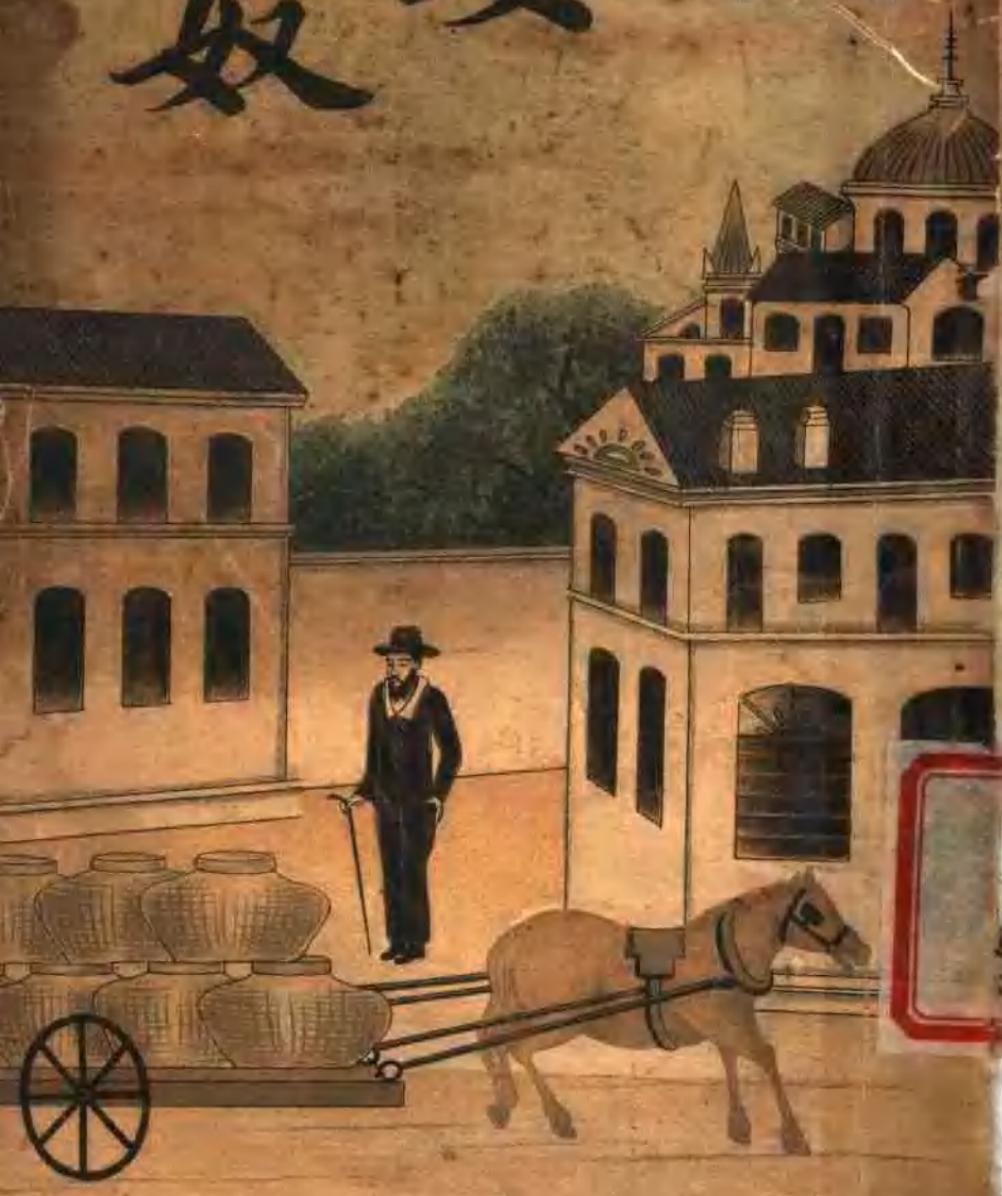


俠女奴



俠

女

奴

乙巳五月初版

(定價二角)

譯述者 萍雲女士
潤辭者 初我

上海棋盤街

發行者 女子世界社

日本東京淺草黑舟町廿八番地

印刷所 東京並木活版所

女子世界

界版權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小說林

分售處

海上各書店

(俠女奴)

俠女奴

俠

女

奴

會稽 萍雲譯述

常熟 初我潤辭

有曼綺那 Morgiana 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機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盜穴爲所殺。盜復迹至其家。曼綺那以計悉殲之。其英勇之氣頗與中國紅線女俠類。沈沈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從歐文遂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前十世紀之時。波斯某街有兄弟二人。一名慨星 Cassim 一名埃及酷伯 Alibab。其父在時。家僅小康。死後平分以給二人。其所得產業各相等。析居而處。尙可拮据以度日。及後景遇不同。而二人生計上之狀態。遂亦各異。

俠女

慨星娶一少婦。當未結婚之前。爲一富賈之繼女。承襲其產。有土地上之不動產甚多。且有倉庫一所。滿貯商品。其值不貲。及歸慨。携之與俱。慨星以妻之花蔭。一洗昔日窮愁之景況。突然一躍而爲富家兒。財名甲於一鎮。埃梨則不然。其妻之境遇。不能少優於彼。一家聚居一破屋中。家無長物。惟藉營業所得。以養贍其妻子。日至鄰近叢林中伐木爲薪。以三驥負之。售於市場。以爲常。

一日埃梨至林中采薪。日已旁午。所得頗多。三驥之載已滿。方將驅驥就歸路。就食於家。忽舉首見前山塵埃障天。如半天濃密。亂雲蓬蓬。然直薄霄漢。細察其起處。自右方向之地。而前進其勢。甚疾。如暴風雲。

埃梨甚駭。注目凝視。煙塵歷亂之中。有多數人隊。據馬背而疾馳。此地固久不聞有盜害。然見此情狀。不能無疑。此時埃梨不暇顧及其驥。攀登一大樹。

俠女

以自置樹乃生於一峻峭之岩石上石之高過於樹頗險阻不易上樹枝去地不及數尺而綠陰濃密蔓延四垂恍如一座之碧幔埃踞其中頗安適人不能窺見己而已可探視其外之動靜

埃梨方登樹此跨馬之羣亦風馳電掣而俱至刹那間已漸近岩下視其狀貌皆壯健而獵武且善騎數之得四十人覩其裝束形式其爲盜確然無疑因思前此推測之不謬蓋彼等實爲一羣之盜惟其組織之方法不施掠奪於鄰近之村落由遠處劫得財帛而僅以此處爲集合所故人皆不知盜旣駐馬各下騎去其絡并綑於背間之袋其中似滿實以粟類併各携其旅行之革鞄其量似甚沈重者埃梨自思此革鞄中必爲金貨無疑也

衆盜繫馬於小樹盜魁乃取革鞄置於肩負之爲諸人導取徑於灌木叢莽中直行至峭壁下撥荆棘得一戶向之大聲而呼曰『西剝姆（意譯爲胡麻）』

啓戶。一語未竟石壁之門呀然而啓於是各人皆魚貫而入門亦砰然遂闔其處與埃梨所匿之樹距離不遠盜魁之語埃梨聞之極清晰心竊誌之盜入穴良久不出埃梨伏樹上不敢下因恐一離其所處之地而他逸或爲彼所見故忍耐以俟其離去未幾門復啓衆盜俱出相率加馬之轡首且繫其革囊盜魁乃復呼曰『西剎姆閉戶』門即閉於是跨馬俱去

埃梨見盜已去不敢遽下懼彼或有遺忘物而復返及其行已遠竭目力之所及不復見一點之人影空山寂寂四顧無人乃遂巡下樹忽憶及盜魁之口號知『西剎姆』一語爲其啓戶之機關不覺陡然激起好奇心思倣其音入穴一窮其境於是乃披草而至其門大呼如盜魁聲門果關如前

埃梨入門初以爲其內不過一黑暗陰晦之地穴及漸進則見一拱狀之窖室係鑿岩石爲之高一人有半岩頂開一孔以受光線廣大而光明埃不勝

奴女俠

驚訝復細視其中無物不備糧食山積金銀之貨幣堆累於地若小阜然并有皮袋纍纍滿貯一種之小金錢名西坤者四壁之隅疊置多綴之美好商品其外復有生絲之織物及貴重之罽毯并花緞錦繡紬帛之屬不可勝計其中積蓄殆足支數世紀之用若衆盜以此處爲隱避之所以一丸泥封穴口閉關自守不求取於人如是亦足以供給四十人一生之用而有餘埃梨入此富麗之窟室恍游天上彷徨良久莫知所爲旣而思得一法乃取一袋實以金貨而不取其銀竭其力之所能運之出穴往復數次所得已甚多出尋其驢則迷道不返埃梨一一引之歸至穴口以袋置其背復以所采之薪覆之不使袋有少露以避人耳目諸事已畢乃復呼如前門即閉遂驅驢疾行取道歸鎮埃梨旣至其家推戶而入引驢至一小天井中鄭重着意而閉其戶遂取去覆袋之薪而携其袋至內室置於其妻之前

俠女

其妻方倚睡椅而坐。見此袋不知何物。起視之。見纍纍皆金錢。心疑其夫竊諸他人者。不勝驚異之色。曰。埃梨此何來者。予思汝必。埃梨不俟其言竟。即慰之曰。勿恐。予之愛妻乎。汝勿疑。訝予不爲盜。此物乃取之於盜者。汝當去其疑慮。予將告汝以予之奇遇。言畢。傾出袋中之金錢。如一小山。光焰奪目。目光爲眩。埃梨乃坐而爲其妻述冒險之始末。

其妻覩此多金。且聞埃梨之語。驚懼之心盡滅。不覺歡喜無量。不知所爲。乃取金錢一一數之。埃梨見之笑曰。汝何愚也。眞可謂貪兒暴富者矣。予將掘地爲坎。而埋之。則永遠可不失數。之何爲其妻曰。然。然予欲知其約數。汝先掘坎。予將借升於鄰家。以量之。埃梨曰。汝欲何爲。此無益之事也。汝幸聽予之言。雖然。汝必欲量之。亦無不可。惟當切憶。勿洩此秘密事。

其妻如教。徑至慨星之家。二人雖析居。然相隔不遠。斯時慨星方外出。埃梨

女 傀

之妻。因向其姒乞借升一用。其姒諾之。入室取量。惟素知埃梨貧困。今其妻忽需穀量。殆將以量粟心。以爲異。因於升底塗以獸脂。俾還時可以察其會量。何物諸事已竟。乃以升與埃梨之妻。并謝使之久待之罪。

埃及梨之妻持升至。置於金側。滿入以金錢。復傾於睡椅。如是良久。金已量竟。爾時埃及梨坎亦掘成掩埋畢。其妻告以金貨之約數。互相慶幸而已。則復至慨星家還量於姒。且謝其相假而歸。

當埃及梨之妻還量之時。匆遽不暇。細視遂致升底有金錢一枚。爲獸脂所粘附着其上。其姒受而視之。見金錢大訝。自語曰。此何故。埃及梨乃量其金貨。此困苦者從何處得此多金實。令予不解。言次。倚於臥椅一種。妬嫉憤懣之神情。不覺現於詞色。

慨星每日必至工場及店舖。經理商務。薄暮始歸。以爲常。是日歸少晚。其妻

待之恍若一小年之久。少頃慨自外至其妻一見即語之曰：「慨兄汝自思汝可爲鉅富乎？然汝弟埃梨之富百倍於汝，彼不若汝之數金錢，彼乃以穀量之。」慨星聞此隱語茫然不解，詰問其故，其妻乃爲之解說，告以始末，并述其發見此事之詭計而示以粘着於升底之金錢。

慨星祝之則乃古昔之金幣上鐫古代帝王之名號，殆西坤之類不覺對之豔羨，不以爲埃梨得此可以救其窮，因爲埃梨喜而惟覺歆羨，忌之念交戰於胸中，終此長夜未曾交睫。次日黎明日未出之先，即起往扣埃梨之門，爾時慨星之心惟注意於金錢，不復待埃梨以兄弟之道，至即呼其名厲聲而言曰：「埃梨！」汝作事胡如是詭秘？汝詭爲窮愁落魄之態，敝衣惡食如乞丐而汝乃量汝之金貨！」埃梨聞之愕然有間，曰：「長兄，予甚不解汝所言之意旨，望勿爲此謎語而解說之。」慨星以暴怒之音答之曰：「咄！汝欺何人？尙詭爲不？」

俠女奴

解耶。因以其妻所尋得之金錢示之。且曰此量底之金貨何來者。汝實告予。埃梨聞此言。知此結果原因。因於其妻之偏執。思飾詞以彌補之。然事已發露。終覺無良策可以掩飾。不得已。因直陳顛末。不少露驚懼煩惱之狀。而告以偶然得入盜穴。得此一袋之金。且指其所在。許以財富共之。并囑秘其事。慨星乃以倨傲之容而言曰。是果汝兄之所確望然。予欲知此財物所藏之精確。場所有何符號。以爲指導。汝應告予如是。則予可以自往。不然汝拒絕予之命令。則予將告發汝於警察署爾。後汝非但不再有所得。即汝所已得之物。亦將因予告發而歸於予。

埃梨爲此凶暴之兄所脅。其心已怯。經此逼迫。威嚇。不得不盡吐其實。告以彼所要求之名款。及出入之機關與口號。慨星覺其言皆實。無復可以進詰之事。遂舍之而歸。而思運金之策。懸想將來躊躇滿志。妄念憧憧。往來胸襟。

不覺欣喜。欲狂預爲次日之準備。而更漏遲。遲長夜。不旦通宵。傍徨不能成寐。守俟。東方希微。未黎明。即起擇壯健十驃。負以大筐。驅之行俾。得暢所欲。得滿載而歸。且爲二次遠征計。當盡其力之所及。以運穴中之積蓄。

慨星驅驛向。埃梨所指示之路。而前不久即至。岩下見一大樹。大可蔽牛。竊念是殆即埃梨藏匿之處矣。因復撥荆榛。進行則地穴之戶已朗然在目。慨星趨近之。乃如埃梨之教呼曰『西剗姆啓戶』。戶果闢。遂入之。戶亦隨閉。

慨星旣進窟室。覺其中之富麗。莫可言狀。目中所見。無非金玉錦繡。歷觀各物。目眩神迷。眞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埃梨所言。尙不足盡。其萬一歎觀止矣。歎美良久。乃取革囊數只。擇最貴重之物品入之。攜至穴口。將盡十驃所能負。運之歸家。斯時其心中快樂無量。神魂飛越而忘其最要之口號。不曰『西剗姆』而誤呼曰『伯累』(意即大麥)。啓戶。彼蓋錯記一種之穀。

俠女奴

名以大麥爲胡麻也呼之良久而門堅閉如故

慨星見門閉不得出大駭懼竭力思索此啓戶之口號而遇此危險之事憂懼交并記憶力頓失其用雖絞盡腦汁其腦中終無有此『西劄姆』之一字一似當時未嘗聞之者蓋彼實僅一貪婪之暴徒無冒險之性質無應變之急智心爲形役遂不惜生命而爲此今戶旣閉祇能付之無可如何因置袋於穴口而已則繞穴而走終無策以出戶

日將午衆盜皆返行漸近忽見有驃負大筐鵠立於岩石之下皆甚訝異因即疾馳而前逐去此十驃慨星繫驃時本匆匆未盡紓一逐即俱散竄林中衆盜旣逐去十驃其主要之目的即在根求主有此驃之人羣議須大索穴中於是盜魁即把劍爲導啓戶而入

慨星在窖室內遙聞馬蹄蹴踏之聲自遠而近知必爲衆盜已返無疑自思

俠

女

奴

終不能免。竭力欲得一良法，俾得脫此危險。因匿於門後，思乘戶啓而逸，未幾彼所百思不得之「西剎姆」一字條已發聲，石壁之戶大闢，乃疾奔而出。以至猛之力，掠倒盜魁，仆於地方，圖他竄而羣盜之刃已交於胸，遂被殺於階下。

盜既殺慨星，安然入戶，見一滿貯金銀之袋，倚於戶側，即伊所欲攜以去者。乃復挈之入，安置於舊處，然勿促間竟不及察，埃及黎之已運去者。

衆盜勘考此事，而相評議，知慨星必初次入穴，不得出而被殺，但其以何方法而得入此門？則此問題終不能解決。此容受光線之石孔，如是其高岩石之絕頂，又攀援而難攀登，且其所用之規則亦無與人以可根究之痕迹，覺此事真如天上飛來，出人意外而不疑。及彼之入戶，或由於彷彿竊聞之口號，因彼等深以此秘語爲十分機密，而必無失故。雖研究再三，終不料及有。

爲。埃。黎。值。知。而。仿。行。之。奇。事。

俠女

伊等遇此不意之異事心滋疑懼念此後將不能永遠保有此財帛必將爲人竊盡而後止因協議將慨星之尸分爲四片投於穴內近門之處分置兩旁以恐嚇大膽之人有仿之而爲此危險事業者且決議此數日間暫爲漂泊生涯俟此死體之惡臭發盡而後再歸遂封閉此穴騎馬俱去而時以旅隊游行於左近之地以值此事且亦可乘此好機以演習伊等劫掠之慣熟伎倆

爾時慨星之妻獨處於家見時已薄暮而其夫尙不歸心甚恐怖乃往見埃黎似不勝警急者急語之曰埃黎予深信汝汝引汝兄至林斷不爲無見然以何故彼尙未返暝色漸迫吾恐彼有不意之變埃黎答曰否彼必無不期之厄集其身可無過慮或彼故爲慎重俟日入始還以免惹人耳目亦未可

俠女奴

知慨妻聞此語頗中理遂亦不復疑慮坦然歸家思此事之利害頗鉅慨之鄭重乃爾亦固其所既歸家乃忍耐以俟直至夜半月黑星沉殘燈慘淡然終無消息忽憶及鄰近之地無可隱匿之所慨將何以自衛言念及此不覺憂懼交集草木皆兵呼籲無門涕泣何濟惟是自怨自艾深悔恨已之貪婪爲妬羨心所煽動而致釀此悲慘之境界回腸九曲徒喚奈何迫宵跼蹐以淚洗面迨天方黎明即趨往埃黎之家而告警且求援

埃及不俟其嫂之懇乞即立時許可往尋其兄因驅己之三驥而向林中進發及至岩下則惟見碧血殷於草際階石尙濡而不見其兄與其十驥之隻影心大鶻突知非佳兆呼門而入則慨星之戶赫然陳於戶左不覺戰慄郤步膚粟股慄然終以同氣之感自思當盡此最後之義務於是不復躊躇於穴中取二匣以裝此支解之碎肢體如二小包狀令一驥負之遮以柴薪復